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軍衛第一

長樂鄭  
振鐸  
請  
卷  
中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  
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  
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  
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  
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  
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  
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  
長凡民在鄉則五家為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為  
伍比長因為伍長五比為閭故五伍為兩閭胥因為  
兩司馬四閭為族故四兩為卒族帥因為卒長五族  
為黨故五卒為旅黨正因為旅帥五黨為州故五旅  
為師州長因為師帥五州為鄉故五師為軍鄉大夫  
因為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  
有事則啟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  
煩而數不闕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

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庫以生之群眠類坐  
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  
兵也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  
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  
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  
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  
夏然則鄉軍之法固嘗試矣善哉

### 軍衛第二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  
夏教芟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祠中秋教治兵  
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徒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身烝夫守國之備不  
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毆市人而戰之未足為喻  
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鏡之  
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草止如振旅  
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  
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焉然而不祥之  
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而非示天  
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  
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  
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禘祀禘享蒸而行焉明非好兵  
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

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內以作不虞之備非  
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為後世法乎天下  
無事則卒伍放于冗從器械束于故府學軍旅者指  
為凶人一方有警則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發之  
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為戲樂  
用相夸視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算也

### 軍衛第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  
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  
作宮眾則令之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  
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祿叙者其才藝高下

為次第以作其從役者士廢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  
後之也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候  
便也大事謂寇戎之事起宮中之表使士廢子行則  
宮伯戒令之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去其滯怠  
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宮中吏  
之家人也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  
為滯放怠慢譎觝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  
為伍二伍為什欲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  
其學問又相親切磋琢磨道藝謂三德三行六藝也  
若是則宮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衛從征役且聽  
太子之令也豈唯宮中諸吏之子弟而已哉凡公卿

大夫元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  
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  
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  
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  
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諸世族彼以  
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况學習德行道藝孰不  
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夫平賞蹈利庸徒鬻  
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  
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為  
嗣王之將帥也轡長馭遠有如是哉文王世子曰公  
若有出疆之政廢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

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 軍衛第四

稟人掌受財于職金以賚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賞饗謂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  
等其饗薄乘者計其事之成功也善則上其食尤善  
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  
必試之非直饗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  
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慎者乎故弓人為弓取六材必

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  
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  
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  
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矢人為矢前弱則俛後弱則  
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  
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  
也凡相苛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䟽同䟽欲  
輿廬人為戈祕車戟酋矛夷矛句兵欲無彈刺兵欲  
無蝟是故句兵柶刺兵搏鼓兵同強舉圍欲細凡試  
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蝟也灸諸牆以眡其撓之功  
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函人為甲凡察革之道眡

其鑽空欲其窳也。賤其囊欲其易也。賤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賤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斷也。其作巧其試明。環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銳。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固。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劍利則士勇。馬耳為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貢姑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簿書而欲用之。立尸之地此可為大息者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刑禁第一



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寬猛或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殺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蓋四海之內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豈同。苟執

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聲之變不可得也夫新辟地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固上下之情未接從而急之則魚淪鳥獮不復聚矣其可不用輕法邪篡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勝衆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狼狼貪難以制矣其可不伐滅之邪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將恐緩急之將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邪以大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邪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司刑所職五百章此非刑亂國用重典者邪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皆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奈何以三尺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弗察事雖變而弗知治之不及古豈不有由也哉

### 刑禁第二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墨下服官刑是四刑亦三刺也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史胥徒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建邦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臣在其後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  
眾庶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噫凡有血氣之類莫  
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况  
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  
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鉄鑕其次亦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  
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慎以及于非辜者乎故  
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卹其非意三  
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  
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外朝之位以詢于  
衆焉必群臣群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慎  
乎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事且與下  
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用同官為僚或疑其  
賣已閉口不與論職事况他人乎斷獄弊訟一出其  
臆如是而刑不濫邪賢於先王遠矣

刑禁第三

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  
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

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傷日刑  
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旬而職聽  
于朝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三旬  
而職聽于朝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謂卿  
士遂士縣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  
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  
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  
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固  
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  
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入之意也殺人  
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有  
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  
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冤此不近於帥  
賊而攻入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輒  
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  
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  
不服令何有不行王符述赦曰養稂莠者害禾稼惠  
姦宄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慎也

#### 刑禁第四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拑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梏王之同族拑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  
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  
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  
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  
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  
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  
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  
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  
邪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  
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耻母使人見之也  
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  
劓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

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  
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  
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  
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  
與國人慮兄弟也弟弔弟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  
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  
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  
是之懿哉孟子謂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  
執之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父猶不可曲法而况官之子孫乃用蔭乎

### 刑禁第五

司救掌萬民之衆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衆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衆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衆惡醜管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罰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飭而書其衆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既而後諸司空也圜土獄城過

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一

以耻之故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不使寇飭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一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雖出三年不齒凡鬪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  
不虧財善哉為國乎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  
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涓涓以成江河  
毫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  
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  
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鬪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  
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  
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  
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履  
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  
邪

刑禁第六

萍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  
節用酒也司覿掌憲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于市  
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以屬遊飲食謂群飲食者  
也夫酒之為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  
刑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  
彝酒越廢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尔股肱  
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言文王告  
其民之小子與群吏無得常飲酒若廢國君臣民衆  
飲酒亦唯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政戒康叔當以

文王之法徃使妹土之人為純一之行動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文王之法民之置酒唯祭與養耳而小入用之疏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群飲食於市井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滛邪以起鬪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果如何哉昔曹參去齊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為寄謂獄市者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邪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不禁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

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是救饑之政雖則緩刑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噫酒權之官未罷則萍氏之禁司覈之令不復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凶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減於先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官人第一

為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不肖而不肖或不退豈知而縱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邑屬內荏言行不相顧者滔滔皆是也非久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鄉黨而誰邪故閭閻日月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恭敏任恤者族師月言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醜亦如之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閭胥二十五家之吏凡因會聚則書其人材族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醜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攷春秋社又攷是一歲之中凡幾書凡幾攷至于三歲鄉大夫乃攷而興之獻其書于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謗不戢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為無失矣

官人第二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責乎人天下之人共責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責之也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責之而責



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  
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爲滕  
薛大夫裨謏謀於國則否况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  
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夫官敗公事何足道哉  
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  
慎之至也若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  
否者必藏嗇夫之印。綬不可以幸而得也奚高位之  
辱哉夫位有高卑祿必有厚薄言其操柄則無所不重  
州縣之職前世以爲徒勞者而民命繫之米聞明試  
其功而居位受祿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

者不使人學制焉民所以死生貧富顧不重哉

官人第三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三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  
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  
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若治  
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于歲終又考  
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

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三歲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噫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赦盪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媿耻矣况智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帝道寬簡抑時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躋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必也不求功實

而以日月為限三年而遷一官則入而無死孰不可公卿者乎

#### 官人第四

冬官考工注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桃氏為劍禁氏為削鳧氏為鍾栗氏為量之類是也甚矣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

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  
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殘殺可去况於中人以下分  
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者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  
至以為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  
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然則古之  
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  
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  
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  
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  
民心吏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舍事或不舉則  
曰以待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

後人官何以脩衆何以服謂其有功邪進其爵可也  
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貴故漢有當遷而  
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祿食往來於道  
路間邪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官人第五

地官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  
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誠哉民事之  
重宰相所宜躬親也以三公之爵而臨六鄉之吏非  
躬親而何召公為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  
舍小棠之下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愛其樹甘  
棠之所為作也而陳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  
內史丙吉謂宰相不親小事何也苟決獄不平錢穀  
出入不節民鬪相殺傷不止而宰相不知尚可調和

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也哉此皆華言誤天下事  
慎聽之也故先王以民惟邦本造次顛沛無或忘之  
既使大臣為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為吏所謂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蓋使民自舉  
能者因人之而使之治民之貢稅田後於內謂為比  
長以上之官也夫能盡知人之情偽與其土所有其  
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以為吏孰不治乎宓子  
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  
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受教於單父之人猶以至治况  
使單父之人躬為吏乎漢之賢人仕州郡者多矣刺

史二十石往往有能名未必非其所助也東西南北  
之人言語猶未相通而責之善政難矣哉

官人第六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大哉封建之禮  
此周之所以本支百世乎荀卿有言無制天下立七  
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富辰  
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

蔡邕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鄩郇文之昭也邴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子也然則  
先王於其族類有不厚乎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平王東廷而晉鄭是依其世  
與年過于所卜由此塗出也豈嘗有兄弟之國敢問  
鼎之輕重者哉故段灼表于晉武帝曰滅周者秦非  
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  
中亦一家之有耳縱令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  
人矢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  
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不改其名矣善哉灼之  
知言也漢雖有七國之變而梁孝以睢陽城守晉雖

官人第七

有八王之亂而元帝以琅邪中興魏氏王公有名無  
實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曹爽一死而司馬家取之如  
運之掌上灼之言不亦善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  
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  
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  
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  
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

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守則衆同衆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六服朝歲則下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嫌疑易以生毀譽言勿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成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謨

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况其久者乎

### 官人第八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醢人奄二人鹽人奄二人幕人奄一人內司

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舂人奄二人饅人奄二人橐人奄八人守桃奄八人內小臣稱士者異其賢其餘蓋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則或聞牀第之言固不可以訕辱俊又渾淆男女其用腐身之類是乃制事之宜矣然而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况可為卿大夫乎哉漢文帝時趙談駮乘爰盜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哉載如使之尸天官又非駮乘之北也自鄭衆謀誅竇憲為大長秋封侯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土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故曰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僇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闈尹傾國豈不哀哉唐之北司同歸于亂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信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鄙夫  
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斂賢才  
未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  
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  
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  
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  
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  
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  
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謂親於外親任信

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  
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  
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  
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事師長  
造言詛言惑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大  
哉先王之所以馭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  
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  
而况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子  
國可使得忠臣夫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  
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正  
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  
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  
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者  
可無意哉

### 教道第二

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  
老也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  
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  
之也王制曰兄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  
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  
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

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如柳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獻祝饗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意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噫盛哉

### 教道第三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

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僎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二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

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由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其獄訟之寡也而况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其唯禽獸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

也哉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毋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

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旁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今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助祭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噫所生猶

或不孝况遠祖乎同產猶或不睦况族人乎是先王坊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

### 教道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伐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鄣長各掌其鄣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哀哉死者乎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為其心之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絞紵緘衾冒以周其內棺槨牆翬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

神明之器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幾毀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怵惕秋履霜露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戶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牲牲肥腍菜盛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繩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

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未  
由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鄭長治之也三年問  
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  
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  
不亂乎楊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喪祭之禮廢則  
人不如一為其上者所宜憂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教道第六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  
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  
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簋  
盞鼎俎之屬間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盤素俎揭豆  
軒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  
器者弓矢楅中一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  
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  
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間祭器者也  
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

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間有故而不共也  
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  
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由士以上  
則田祿足矣庶人農力或不免凍餒而求其備禮不  
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苟非乏財則人無禮  
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患之乃使比長閭胥  
族師集罰物以為服器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  
不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焉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器  
則夫能言者肯不行禮哉如是而不行禮則納之刑  
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任延為九真太守  
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冬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  
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  
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  
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  
餘人其產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  
助之以財況四海之富乎哉

教道第七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  
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



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  
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  
宮室車旗衣服各祗其命之數夫宮室取以待風雨  
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以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  
馬取以代勞是則柴輶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  
釜足矣然則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  
也先王因人之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得  
以逞賤者無所覲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  
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  
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  
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  
不尊家家可以大費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  
以作禮讓所以衰也仲叔于奚繁纓以朝而仲尼惜  
之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賈誼  
長太息無意乎民則已苟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道教第八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石鄭  
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  
慢聲惰慢不恭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  
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  
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

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  
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  
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也深矣乎聲之感入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  
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焦殺之音作而民思  
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立音作而民康樂祖厲猛起  
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  
之者故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  
有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

人無不正則聞之且見之者無得不正乎子夏曰今  
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而不可止及優侏儒擾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  
樂之發也噫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况粉  
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師者  
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媿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遠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

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隳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脩墜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顛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

三十六九七十二脯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  
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  
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  
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  
居總章右个十月居元堂左个十一月居元堂太廟  
十二月居元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  
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  
未為精嘗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  
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  
聶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  
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玉當

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  
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  
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  
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  
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  
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  
之明堂耳然令觀月令明堂十有二位無九室之說  
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  
亦駁大戴云九室二十六戶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  
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意康成注札記既知  
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  
哉何以輒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哉詳  
繇之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  
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  
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

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總

數但以一大室四大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

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孔穎達正義以為云

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

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

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

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

飭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與不害於五室之文耳

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

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

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

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

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

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

戌上之室元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元堂太廟則曰

子上之室元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

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

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

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又其人但知

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

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

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

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  
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  
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  
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  
月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  
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  
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  
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太廟以是為合  
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  
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  
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謐之所言竊所未諭

且大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

之地乃為兩便房

如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為青陽  
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

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

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

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一筵為一辰左右之个

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

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

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

背馳李謐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充而

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

之周戴期中

雖秦人所作然皆述古先聖王之道  
雖有官名特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倣

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或損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闈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闈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筵七筵之內則難如鄭氏五室之制從東至西亦須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而堂止有一筵半每筵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六筵之地外南之堂各纔半筵深四尺五寸狹隘甚矣况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上言堂上之脩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元堂北曰太室中央有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

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太廟餘三面皆然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中央故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



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又問曰子必云四  
太廟不為室而與十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  
有太廟于午卯酉又各名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  
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  
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  
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夾兩牖所謂  
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  
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  
闈也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闈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  
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户耳窻牖異者亦以廟門旁變  
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  
二坐當是畧中央十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  
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太  
室此謂四旁二筵地非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  
帝之位青陽等太廟也

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

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

取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

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

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

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

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筵地雖

為太廟而當于午卯酉之正可以聽中月之朔矣然

若以與夫連太室而為子午卯酉之異哉然如以

二筵地便為太室而為子午卯酉之政哉然如以

復能當青陽之政則辰巳二位之政南戶前二筵地  
之外別取二筵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若東各於太廟  
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

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憲  
闈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  
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  
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書崇義  
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  
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  
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  
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  
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

所居四面如一南門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  
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  
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  
之應門天子宫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  
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  
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  
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  
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  
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  
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  
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

秋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  
環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  
帟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  
且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  
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  
正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  
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  
主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  
一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  
了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  
天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特

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臨也朔矣用遠赴明堂若以尊  
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  
寢居其時之堂何以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  
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四  
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  
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  
之此說並由冒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  
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  
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  
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  
見安用迂闊而談矣不直謂周家作家廟則法於夏

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當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

明堂也

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為

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如處於路寢之止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返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二者同制妄生枝葉以言之也又况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雍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駁之詳矣  
大戴亦云其外有水  
名曰辟雍於  
斯則誤也  
若是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王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

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  
 近指遠學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  
 于有唐布政之官屢曾管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  
 群議交聞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  
 野涵泳恩澤仰茲大典輒所究尋伏惟 國家拓境  
 踰四溟太平僅百載德業我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  
 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鴻恩文逸美於是交舉 聖神  
 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  
 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  
 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  
 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

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  
 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介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  
 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  
 一門門夾兩牕是為八牕四闈則稽於白虎通也十  
 二階則采於爵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  
 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卒無備廣之數  
尺舊說明堂官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處置也或謂於  
臣曰臯庫雖應門之號四面皆若王朝焉無東西  
者皆天子所居內門之面皆若王朝焉無東西  
之異也今但變其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  
明堂之門不改焉耳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  
上所以事天尊祖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  
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舊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聽

收所居象如王廟故假况取諸書畧無偏棄異同之  
宮門之名亦何害於理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  
鴻覆無私儻垂甄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  
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  
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豈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  
容罪當殊死謹 上

五宗圖序

大傳曰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  
者後世以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  
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且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  
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首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  
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  
子之子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  
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  
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  
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為適妾之所  
生為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為適其次子  
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  
繼世為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  
為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

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  
為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族人尊之  
雖五世以外皆為之齊衰三月為其母妻亦然所謂  
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  
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也繼禰  
則與親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  
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也又  
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也其庶子皆不  
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焉是自高祖  
之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  
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

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  
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  
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為  
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  
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  
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  
為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  
有三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  
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畫為二子以  
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責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  
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皆為小

宗庶者皆不繼嗣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贊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已上遠矣而  
數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  
外疏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  
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  
以亡庶匹適者有之矣幼凌長者有之矣祖以世  
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  
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於戲書燭簡脫幸存其畧  
而學者弗之察吾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